

汉语

HANYU DONGBU JIEGOU
DE CHANSHENG YU YANBIAN

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

梁银峰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梁银峰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4

ISBN 7-80730-119-8

I. 汉... II. 梁... III. 汉语-动补-句法
结构-研究 IV. 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4240 号

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



作 者——梁银峰

责任编辑——王后法

特约编辑——宦荣卿

封面设计——赵 俊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学林出版社~~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11.5

字 数——28 万

版 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000 册

书 号——ISBN 7-80730-119-8/H·12

定 价——23.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定义及性质	3
1.1.1 汉语动补结构的定义	3
1.1.2 动补结构的性质及分类	4
1.2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语义类别	13
1.2.1 传统的语义分类	13
1.2.2 当前语义分类的进一步完善	13
1.2.3 动补结构的三大语义类别	16
1.3 本专题研究的回顾	17
1.3.1 先秦说	18
1.3.2 汉代说	20
1.3.3 六朝说	22
1.3.4 唐代说	24
1.4 本书关于动补结构的判别标准	25
第 2 章 泛动补结构形态——先秦(含秦)	27
2.1 商西周时期动词的使动用法	29
2.1.0 引言	29
2.1.1 关于使动用法的两点说明	29

2 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

2.1.2 商西周时期动词的使动用法	33
2.2 春秋战国秦时期的连动结构	37
2.2.1 春秋战国时期动词的使动用法	37
2.2.2 春秋战国时期的连动结构“ $V_{t1}+X+V_{t2}/V_{i-t2}+O$ ”	42
2.2.3 春秋战国时期的连动结构“ $V_{t1}+V_{t2}/V_{i-t2}+O$ ”	46
2.2.4 春秋战国时期的连动结构“ V_t/V_i+X+V_i ”	58
2.2.5 春秋战国时期的连动结构“ V_1 不 V_2 ”	60
2.3 春秋战国秦时期的新兼语式	64
2.3.1 导言	64
2.3.2 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兼语式	66
2.3.3 新兼语式的出现与准动补结构的产生	74
2.4 非使成式动补结构的产生	77

第3章 动补结构的酝酿期——两汉

3.1 两汉时期的连动结构	85
3.1.1 两汉的连动结构“ V_1+V_2+O ”	85
3.1.2 连动结构 V_t/V_i+V_i	106
3.2 两汉时期新兼语式的发展	108
3.2.1 $V_{t1}+NP+V_{i2}$	109
3.2.2 $V_{t1}+N/NP+X+V_{i2}$	109
3.2.3 $V_{t1}+NP+V_{i-t2}+O$	111
3.2.4 $V_{t1}+NP+V_{i2}+V_{i3}+O$	111

3.3 非使成式动补结构的发展	112
3.3.1 “V1+O+Vw2”格式	112
3.3.2 V1+Vw2 格式	114
3.3.3 其他非使成式动补结构的萌芽与发展	117
第4章 动补结构的萌芽期——魏晋南北朝	123
4.1 使成式动补结构的萌芽	125
4.1.0 引言	125
4.1.1 使动用法衰落的有限性	128
4.1.2 新兼语式不是诱发使成式动补结构产生的 直接因素	139
4.1.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完成貌句式	155
4.2 隋唐以前的受事主语句“Sp+Vt+Vi”格式	164
4.2.0 引言	164
4.2.1 隋唐以前的受事主语句“Sp+Vt+Vi”	167
4.2.2 结论	186
4.3 六朝时期“Vt1+Vt-i2+O”式动补结构的发展	186
4.3.1 “Vt+得+O”	187
4.3.2 “Vt+见+O”	187
4.3.3 “Vt+著+O”	188
4.3.4 “Vt+杀+O”	189
第5章 动补结构的普遍运用期——隋至宋金	199
5.1 动补结构形式标志的产生	201

5.1.1	“Vt1C+N+Vi2”格式	201
5.1.2	“Vt+纯粹的 Vi+O”格式	205
5.1.3	“Vt+Vw+O”格式	214
5.1.4	“Vt+了+O”格式	222
5.1.5	使动用法的基本衰落	229
5.1.6	双音词词汇系统的建立	231
5.2	使成式动补结构的普遍运用	232
5.2.0	引言	232
5.2.1	隋代的使成式动补结构	234
5.2.2	唐五代使成式动补结构的普遍运用	235
5.2.3	宋金时期使成式动补结构的发展	239
5.2.4	隋至宋时期新兼语式和“Vt1+使役动词+ Vi2”格式的继续存在	247
5.3	非使成式动补结构的迅速发展	257
5.3.1	语义指动型动补结构	257
5.3.2	语义指施型动补结构	266
5.4	广义动补结构的发展	270
5.4.1	广义的粘合式动补结构	270
5.4.2	广义的组合式动补结构	272
第6章	动补结构的成熟期——元明清	287
6.1	使成式动补结构的成熟	289
6.1.1	元代的使成式动补结构	289
6.1.2	明代的使成式动补结构	293

6.1.3 清代的使成式动补结构	299
6.1.4 新兼语式的最终消亡	304
6.2 非使成式动补结构的成熟	310
6.2.1 语义指动型动补结构	310
6.2.2 语义指施型动补结构	320
6.3 广义动补结构的普遍运用	322
6.3.1 广义的粘合式动补结构	322
6.3.2 组合式动补结构	324
 第7章 结束语	 329
7.1 各小类动补结构的产生年代	331
7.2 使成式动补结构产生与演变过程述略	332
7.2.1 使成式动补结构的产生过程	332
7.2.2 使成式动补结构的演变过程	335
7.3 研究视角与理论创新	339
 参考文献	 341
调查及引书目录	351
后记	357

第 1 章

绪 论

1.1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定义及性质

1.1.1 汉语动补结构的定义

在印欧系语言中,谓语动词只有也只能有一个,而且这个动词的人称、数、时、式、体等都是确定的,如果有其他动词,只能是不定式动词(infinitive verb)或动名词(gerund),但在汉语中,时间顺序原则使句子可以出现两个连用的动词,其中第二个动词补充说明第一个动词的结果或趋向等(语法形式上可以表示为“V1+V2+O”),这类动补组合一般称为“动补结构”。在现代汉语中,谓词、谓词性短语、介词短语^①等都可充当补语,说明动作的结果、趋向、数量、时间、处所或性状的程度,但本书所涉及的补语主要限于结果补语,其他类型的补语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②因此,本书所谓的动补结构特指动词带结果补语的动补结构。

动词带结果补语的形式一般简称为结果补语式或“动结式”,常和“动趋式”(动词带趋向补语)相对而言,不过这个语法术语的内涵(meaning)在学术界并未完全确定,如有些人常将它和“使成式”混淆起来,认为结果补语式就是使成式(如宋绍年,1994),我认为这两个术语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动结式”常和“动趋式”对举,纯粹是从结构形式上说的,“使成式”是从语义指向上说的,两者的分类角度不同。“使成式”一名,是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首先提出来的,他的定义是:“凡叙述词和

① 从汉语史上看,大多数介词是从动词虚化而来的,因此,汉语的介词大都带有动词的性质,介词短语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于谓词性短语。

② 少数和结果补语关系密切的补语如趋向补语、程度补语和可能补语等也在探讨之列。

它的末品补语成为因果关系者,叫做使成式。”我们知道,王先生定义中的叙述词既包括及物动词,又包括不及物动词。举例来说,不仅“推倒”、“弄坏”之类是使成式,“爬上去”、“赶到前”之类也是使成式。后来,王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中修正了这一定义:“使成式(causative form)是一种伪语的结构方式。从形式上说,是外动词带着形容词(‘修好’,‘弄坏’),或者是外动词带着内动词(‘打死’,‘救活’);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伪语中表示出来。这种行为能使受事者得到某种结果,所以叫做使成式。”根据王先生修正过的定义,使成式的 V1 必须是及物动词, V2 是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①补语的语义指向受事宾语 O,从结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V1 使 O V2”。如“修好桌椅”即“修使桌椅好”,“打死人”即“打使人死”。不过我们觉得王先生修正过的定义仍令人不太满意,因为使受事者得到某种结果时, V1 不一定必须是及物动词,也就是说,某种结构是否为使成式和 V1 为及物动词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如“哭瞎(眼睛)”的“哭”、“震塌(房屋)”的“震”就是不及物动词,但它们和补语结合以后整体上是作为及物动词使用的。而动结式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只要 V2 补充 V1,两者已经结合为一个语言单位,就是动结式,而不管 V1 和 V2 是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从这个意义上,动结式除了使成式,还包括语义指向施事(“长大”“吃饱”)、语义指向动词(“说完”“想好”)的动补结构,外延要比使成式大。

1.1.2 动补结构的性质及分类

动补结构是汉语语法结构的一个十分重要而显著的特点,

^① 汉语中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作谓语,它们的界限有时不是那么明确,为了行文方便,本书所指的动词也包括形容词在内,下文不再进行区分。

但它的性质——究竟是复合词(compound)抑或短语(phrase)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王力先生在解放前所写的《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把动补结构统统看成短语,但解放后所写的《汉语史稿》却说:“在现代汉语里,有些使成式逐渐单词化了。例如‘推翻’、‘扩大’、‘改善’、‘革新’等。”直到现在一些有权威性的语法教材仍有不同看法。如朱德熙(1982:33, 125)认为现代汉语中既有述补式复合词,又有短语性质的述补结构,前者如“革新”、“改良”、“证明”、“扩大”、“降低”、“推翻”、“削弱”、“扭转”、“记得”等,后者如“长大”、“变小”、“染红”、“看见”、“听懂”、“学会”、“踢倒”等。而赵元任(1979:176, 204)虽也承认有这两种结构,但朱德熙上面所举的例子赵元任认为都是动补式复合词,不是短语性质的述补结构,他所谓的述补结构是粘着的短语补语结构(即一般所谓的介词结构作补语)或谓词性补语结构(指带“得”的补语)。动补结构到底是复合词抑或短语是一个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一方面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汉语的语法学习和语法教学具有实践意义,另一方面对本书而言又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对此类结构的性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们才能有一个判断动补结构的客观标准,并对它的产生及来源进行科学的研究(关于这一问题在本书中的重要性,我会在后文中逐渐论述到)。

动补结构究竟是复合词还是短语?从理论上讲,可以先概括出词的形式特征,然后来检验动补结构是否符合这些形式特征。如果此类动补结构符合或基本上符合这些形式特征,那当然是复合词;否则,它就是短语。原则是确立了,但实行起来却颇为困难。吕叔湘先生(1959)曾经总结众多学者的意见,概括出判断词的六条标准:①能从一段话里游离出来的是词,但不是所有的词都能游离出来;②词能作为同型替代的单位,但不是所有能互相替代的单位都是词;③词不能拆开,但不是所有不能拆

开的都是词,而能拆开的也不一定都不是词;④一个词不能有两个重音,但不是一段话里有几个重音段就只有几个词;⑤一个词之内可以有轻声音节,但不是每一个词都有轻声音节,更不能说凡是轻声音节都不是词;⑥词的内部不能有语音停顿,但是也有两个词中间不能有停顿。按照上述标准,动补结构只符合①⑥条,②③④⑤条均不符合,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动补结构是短语。但诚如吕先生所说,这六条标准的使用是很有限度的,有些典型的词,同样不符合这四条标准,如“英语”可替代为“英文”、“日语”,但“文”、“日”显然不是词,不符合②;如“鞠躬”可拆作“鞠了一次躬”,“服务”可拆作“服一次务”,不符合③;“道路”就有两个重音,没有轻声,不符合④⑤。症结在哪里?众所周知,词的分界主要依靠形态标志,形态变化比较多的语言,词的界限很明确,困难不大。就复合词而言,在英语里,很多复合词内所含的词根或词干不像词那样有形态变化,如 breakstone(碎石)为复合词,broken stone 为短语,playboy(花花公子)为复合词,playing boy 为短语,callgirl(应召女郎)为复合词,girl called 为短语,这些复合词和与之对应的短语区分得很清楚。但汉语的词形态标志极其贫乏,在短语中出现的词又可以同样的形式出现于复合词中,因此,单从成分的组合方式和文字形式上看,很多短语和复合词是没有区别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动补结构性质的认识已无所适从。我们知道,语言的本质是交际信息的工具,语言研究不能脱离语言的使用者——人。根据认知功能主义的语言观,语法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经验结构的模型,也就是说,语法结构的组织形式类比和仿照了人的概念结构的组织方式。由于人建立的范畴大多数是非离散性的(non-discrete),即范畴的边界不是明确的,而是模糊的,这反映在人所建立的语法范畴上也应是非离散性的,是典型范畴,就某一个语法范畴来讲,其成员存在典

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分(沈家煊,1999:14—15)。汉语是汉语社团所生活的现实的编码体系,它反映了汉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思维习惯,分析汉语,研究汉语,不能剪裁汉语活生生的事实。现代汉语的动补结构是一个庞大的类,它是汉语几千年的历史沉积物:有的动补结构类型产生得早,处于下层;有的动补结构类型产生得晚,处于中间;有的甚至是最近几十年才产生的,处于上层,因而其内部组成成分的粘着性、结合面的宽窄、词汇意义、凝固程度有很大的差别。在认识这些动补结构的性质时就不能像数学运算那样将其绝对化,把动补结构要么归入复合词,要么归入短语,而应该针对不同的类别作不同的处理。

词既然是语言中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那么一般地说它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应该被分作两段,但其实很多动补结构都可拆开或扩展。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

(1) 不可以扩展。中间不能插入中缀“得”、“不”或其他成分。从形式上看,都是双音节结构(dissyllable)。如“克服”、“革新”、“改良”、“扩大”、“加强”、“推翻”、“延长”、“压缩”、“说明”、“提高”、“削弱”、“纠正”等,这类动补结构被反复地使用,在不断使用的过程中,意义逐渐凝固化,已经被作为词汇词收进词典里作为记忆的对象,据初步统计,这类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至少收入二百余个。可以说,这种动补结构是复合词,这没有不同意见。

(2) 可以扩展。这又分三种情况:

(i) 有限制地扩展。中间只能插入中缀“得”、“不”。从形式上看,也是双音节结构。如“看(得/不)见”、“杀(得/不)死”、“踢(得/不)倒”、“扯(得/不)断”、“砸(得/不)伤”、“写(得/不)成”等。

(ii) 能自由地扩展。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用来修饰后

面的补语,或者补语部分可以重叠。从形式上看,大多数是双音节结构,只有极少数习语性的是三音节或四音节结构(multi-syllable)。如“吃(得比谁都)饱”、“喝(得有八分)醉”、“认(不太)准”、“煮(得不太)熟”、“听(不太)懂”、“拉(得有点)长”、“长(得非常非常大)”、“看(得非常)清楚”、“弄(不太)明白”、“擦(得)干净(净)”、“研究(得)清(清)楚(楚)”、“打扫(得很)干净”。

(iii) 能自由地扩展。从形式上看,也是双音节结构。不过和前两类的不同之处是后面不能带受事或结果宾语,若带受事或结果宾语时习惯上要受事者置于句首充当受事主语或结果主语,如“(坑)挖(得太)浅”(了)、“(布)买(得有点)长(了)”之类。这类动补结构虽然也是双音节形式,但由于其后不能带宾语,不给人以复合词的语感,应是短语(参陆俭明,1993)。

(i)类和(ii)类可以有限制或自由地扩展,这是这两类动补结构被有些人看作短语的主要原因。有些学者称之为“离合词”(陆志韦,1956):没有扩展时是词,扩展后是短语。但有学者认为这样做在理论上解释不通,因为它们扩展后和未扩展时在组合方式上并无不同,这样“复合词便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了”(马学良等,1997:112)。

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ii)类和(i)类相比,它之所以能够自由地扩展,和后面的补语有很大的关系:(ii)类中充当补语的动词或形容词有程度的差别,故而可以受程度副词(很,挺,不太,非常,有点)或数量词(八分)的修饰,形容词的重叠其语法意义也可以表示程度;而(i)类的补语由表状态的不及物动词(大,死,倒,断,伤,成)或及物动词(见)充当,这些动词没有程度的差别,从逻辑上讲,它们处于事物的某一个极端,不会存在中间状态,如“死”与“生”相对,表示生命的结束,不可能有“半死不活”的状态,“断”表示物体的分开或不连续,不可能有“似断非

断”的状态。^①

(3) 这一类也能自由扩展,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从形式上看,是三音节结构或四音节结构。但和前几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后面不能带宾语。如现代汉语中:“摆(得挺)整齐”、“关(得)严(严)实(实)”,不能说:*摆整齐桌椅,*关严实窗户;只能说:把桌椅摆整齐(或者说:桌椅摆整齐了),把窗户关严实(或者说:窗户关严实了)。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还有“VVC”的形式,也很少带宾语,如“我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孙春平《古辘吱嘎》,《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6期144页)、“该叫到主子跟前问问明白”(二月河《乾隆皇帝·夕照空山》337页)等。既然这种动补结构在语法功能上(grammatical function)不具备复合动词最基本的特征,我们有理由肯定它是短语,还不是复合词。

看来,关键是要看(2)中前两类动补结构是复合词还是短语,而这一类又是现代汉语最能产、数量最多的一类。我们知道,词和短语之间的区别以“词汇的完整性原则”(lexical integrity hypothesis)(即句法规则不能影响或使用到词汇内部的任何部分)为根据,既然(2)中前两类可以扩展,这说明句法规则已影响到这类动补结构的补语部分(其前可出现修饰成分),证明它们是短语。但是也有三点证据可以说明它们是复合词:①这类动补结构均可带宾语。这说明在句法上它们是用作一个独立的动词,而无视该动补组合的内部结构。②动词后缀“了”、“过”只能附在动补结构之后,不能插在动补结构中间,这说明这类动补结构在语法功能上是作为词使用的。③这一点朱德熙(1982:126)

① 从这个角度讲,(i)类里的插入成分——副词“不”未尝不可看作也表程度,只不过它的程度是零。

② 动词后缀“了”“过”只是判断某一组合是复合动词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如“他站在了讲台上”,“了”位于“站在”之后,但“站在”显然不是复合动词。

也意识到了,因此他只好又说此类动补结构“是一种临时创造新动词的手段。”③某些方言的佐证。如苏州方言中大部分动补式字组能兼用广用式和窄用式两种变调,它们一般是一些既可看作词又可看作短语的字组,往往在作为一个词使用时,用广用式变调;作为一个短语时,用窄用式变调,同形的词和短语在读音上区分得很清楚,两者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对立(钱乃荣、石汝杰1983)。如:

	广用式	窄用式
烫平	tā↘ bin↗	t'ā↘ · bin↗
长大	tsā↘ dəu↗	tsā↘ · dəu↗

可见,(2)中的前两类动补结构具有短语和复合词的双重特征:就其内部可扩展而言,它们是短语;就其语法功能而言,它们是复合词。由于这种“亦词亦语”的现象,也许将它们看作“离合词”是恰当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离合词呢?冯胜利(1996a, 1996b, 2000)提出了汉语的韵律句法理论和韵律词的概念。根据这一理论,汉语的句法必须受到韵律结构的制约,这一制约体现在他提出的普通重音指派规则上。简单地讲,汉语句子的普通重音要由最后一个主要动词指派给其右边的成分,每个句子只能有一个普通重音,主要动词后不允许有两个非弱读成分。韵律词则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韵律单位,它是在音步(foot)中实现的。汉语中两个音节构成一个音步,因此,一个标准的汉语韵律词就是由两个音节构成的。韵律词在语音上结合紧密,是汉语词汇词的形式标志,词汇词必须首先是一个韵律词。这决定了一个动补复合词必须首先是一个动补韵律词,而要成为一个动补韵律词,就必须是一个双音节形式。董秀芳(1998)运用这种理论分析述补带宾句式中的述补式(相当于本